

海恋

文/黄发有

大海和航船是藏书票中常见的图案，也是通用藏书票的制作者偏好的选择，其象征意蕴是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，亦有学海无涯苦作舟的警策意味。格言、诗句在藏书票中很常见，但将整首诗歌作为核心元素的藏书票较为少见。在我收藏的藏书票中，有一幅以英国诗人约翰·梅斯菲尔德的名诗“Sea Fever”为主题的藏书票。整首诗被置放于藏书票的右上方。主体图案为风帆高挂的航船，船头上刻有“安东尼亚”号的字样，船体向画面左侧微微倾斜，动感十足。一轮红日，在浅蓝的背景和白帆的映衬下，迸发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。

这张藏书票被粘贴在一本诗集的封二上——英国女诗人劳伦斯·霍普的《印度情诗》，图书为精装的毛边本，出版时间为1925年。藏书票下方的缎带上标注了票主的姓名，票主将这本书捐给了美国杰克逊维尔大学，该校专门为之设计了一张纪念藏书票，印有其校徽，还印有字样：“哈利尔·希尔博小姐的礼物”。为捐助图书和基金会设计特制的藏书票，这是欧美大学的一种优良传统。这本书一度被杰克逊维尔大学的斯韦谢尔图书馆所收藏，被剔除后流入旧书市场。从藏书票上可得知，票主捐书的时间为1972年。

“Sea Fever”诗名一般被译为《海恋》，全诗译文如下：

我要回海上去，再回到荒凉的天涯海角

我要求的是一只楼船，一颗星儿做她的向导

还有龙骨破着浪，风唱着歌，白帆在风里摇

海面上一阵灰色的雾，一个灰色的破晓

我要回海上去，因为那一阵潮水的呼声

是狂暴的呼声，嘹亮的呼声，你没有法子否认

我要求的是一个刮风的天儿，还飞着些白云

再加上海水翻着浪花儿，海鸥



哈利尔·希尔博纪念藏书票

也在叫您

我要回海上去，再过那漂泊的生涯才好

走上海鸥的道，鲸鱼的道，那里的风像把快刀

我要的是做完了活，大伙儿谈着天儿说着笑

临了，来一场甜蜜的梦，一宿安稳的觉

约翰·梅斯菲尔德自幼就有个航海梦，13岁就住进了一条名叫“康威”的训练船，两年半以后登上了一条绕过合恩角去智利的远洋船。遗憾的是，他在智利病倒了，不得不坐船回英国，从此再也未能回到海上。《海恋》抒发了从尘俗重归大海的豁达情怀，他也因此被誉为“大海的诗人”，1930年被加冕为桂冠诗人。《海恋》展现的是色彩灰暗、环境酷烈的场景。在文字的背后，诗人向往自由的情感随着诗歌的节奏起伏，如同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快速前行的大船一样。或许，正因曾经受尽折磨，17岁离开船队后再也不可能回到大海了，他才会把被压抑的愿望转化成文字的岩浆，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。■

且慢读书

文/吴继宏

打开这本书，如同面对一个男人明亮又宽厚的目光。他视线所及，像阳光一样，没有侵略性，随性又均衡地照在万事万物，却把所有东西都擦亮了。

《鲁班的飞行器》，读来有点阿城《威尼斯日记》的况味。看上去全是闲笔，却有情有趣。也许是设计师的职业帮助，文章取舍都极为自然，框架搭得非常漂亮。

随着年纪增长，我的阅读速度直线下降，一个上午，也只读了1/3篇幅。是陈卫新的历年游记。因实在喜欢，边看边随手做了些记录。这几年流行断舍离，说一本书读完后不要放在架子上落灰，因你读时已实现了它的最大价值，之后该有新的去处。但《鲁班的飞行器》的阅读价值，绝对不是是一次性的。

他写拉卜楞寺，描绘一种匪夷所思的计程车。直行一块，拐一次弯，加一块钱。而在阿姆斯特丹的河岸，他看见两个做地面施工的俊男，精准目测那个小工地，“大约只有3.2个平方米。”也许是对行业的热爱，才能写得这样兴致盎然。读他的文字，享受之一是举重若轻。例如写到香港，说人在家门口的状态都是一样的，庙街在瞬间会让人想起像朝天宫。这样的智慧贯穿在所有的到访城乡，我私以为这是一种很高级的写法。他写出了空气。

受益之二是可开眼界。他去赣州宋城，见中学生在城墙上跑步，“真的是奇迹，学校操场跑道的一部分居然是上了城墙的。”而为什么扬州的巷子保存得要比南京好？“因为完全留下了过去的街巷尺度。”

不仅有当地风情，更有设计师的潜心观筑。铺地材质是弹石、条石还是小青砖，怎样才显得干净又有古意？对古井的喜爱



《鲁班的飞行器》

是因为，“它依然保持着传统巷陌里的实际使用意义。”

在安徽绩溪，收获胡适警句：“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。”徒步徽杭，发现“古道是沿着水流，顺着山形而设计的”。“尊重自然给予人的最大的滋养和造化”，“这或许就是最好的设计。”

他高中时为了吃到“谢余春”的鱼汤面和包子，常迟到，被老师批为自由散漫。他从小就爱逛那种充满生活气息的小街巷，“逛街也许就是我的理想。”这样也就不难理解，他为何成为一路妙笔生花的行者。去鼓浪屿，我印象最深的是基督徒的墓园，他同样注意到了，“枝枝蔓蔓，荒芜一片。”

我的笔记最后一行，是他感

受古人的山水观和今人的不同，“山水之间有空白。”他的写法，充满耐人寻味的留白，像中国画。

还没读完后面的文章（看起来后面更多他以设计师身份写下的思考），我觉得这是设计师里最好的散文家。我以前一直以为他是最好的设计师。去年三月，升州路熙南里交界处的观筑博物馆，有个关于民国衣食住行的小展览。我忘不了当年车牌照里的春夏秋冬。而整栋建筑呈现的安静优美，也一如它的主人。先锋书店、随园书坊、松涧观筑的设计者。■

悦读

“悦读改变人生”征文活动投稿信箱: xdkbxingzhe@126.com
具体征文要求与奖项设置详见2015年5月11日都16版(可登录现代快报网打开电子版查阅)

淮南的橘子

文/陶文瑜

上中学的时候读过一篇课文，现在只记得一个大概的意思了，好像是说淮南的橘子在河这边是橘，长到河对岸去，就是枳了。这样的意思，用在画家郢科身上是比较合适的，以他在绘画上的见识、功力和成就，应该是省国画院的一名创作人员，但因为工作的缘故，和作家打成了一片，他身边的作家，多到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地步了，作家们也把郢科当成另一个作家。渐渐的，郢科的作品，竟然有一个很明显的点，就是画家的手上功夫，作家的心灵世界。

其实这是很不容易达到的一种效果，说起来你看人家演电影的，没费什么力气，就二栖着上晚会唱歌了，但书画和文学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啊！

因为郢科作品的特殊性，所以我是将其当文章来读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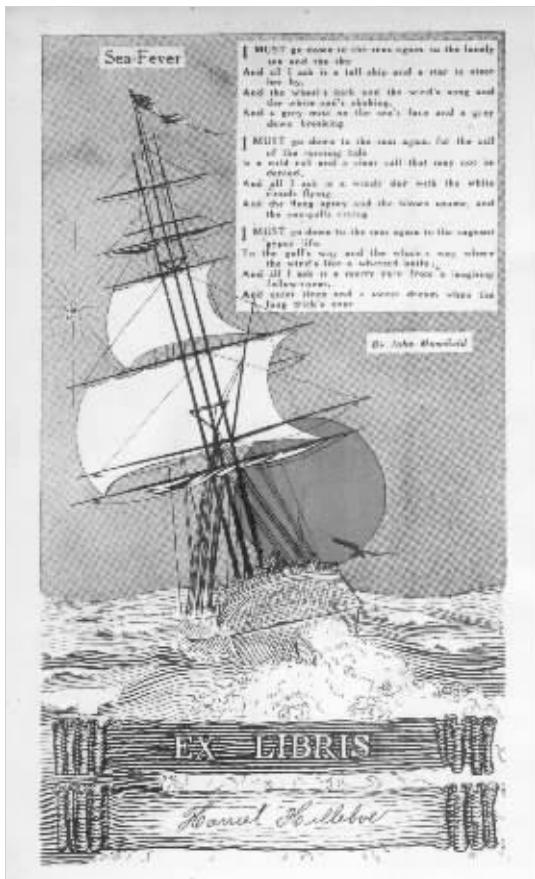
有些绘画好比公文，说是画山水，其实有点像建筑图纸，工程队是可以拿着盖房子的。当然公文也没什么不好，他是就事论事，想象的余地小一点，各有各的用途吧，你要对着公文想象，不就乱套了吗？

有些绘画是散文，比如齐白石的作品，农民看了以后说，这不是我种在田里的蔬菜吗？城里人说，这不是我们家厨房里的青菜萝卜吗？艺术家说，这可是艺术殿堂里的供品啊！大家都能找到各自的落脚点，然后安心地和齐白石交流一些悄悄话。散文是永远没有了一种文体，散文的另一半要靠别人去完成的。了结了散文，那是中小学课文，

孩子们在打基础，远方是从眼前一步一步走出来的。

很少有绘画可以当小说来读的，郢科的作品，看内容和形式，几乎是很精彩的小说了，所以他在我的心目中是比较珍稀的。

其实将绘画做得可以像小说来阅读，仅仅是第一步，说到底还算不了什么，好比你生了蛀牙，去看牙科的时候，牙科医生顺便给你开一些感冒药。但要你将绘画做成精彩的小说就不容易了，还是这个比方，你去牙科拔牙，医生顺便替你胆结石也看好了，这就牛了。■



“海恋”藏书票